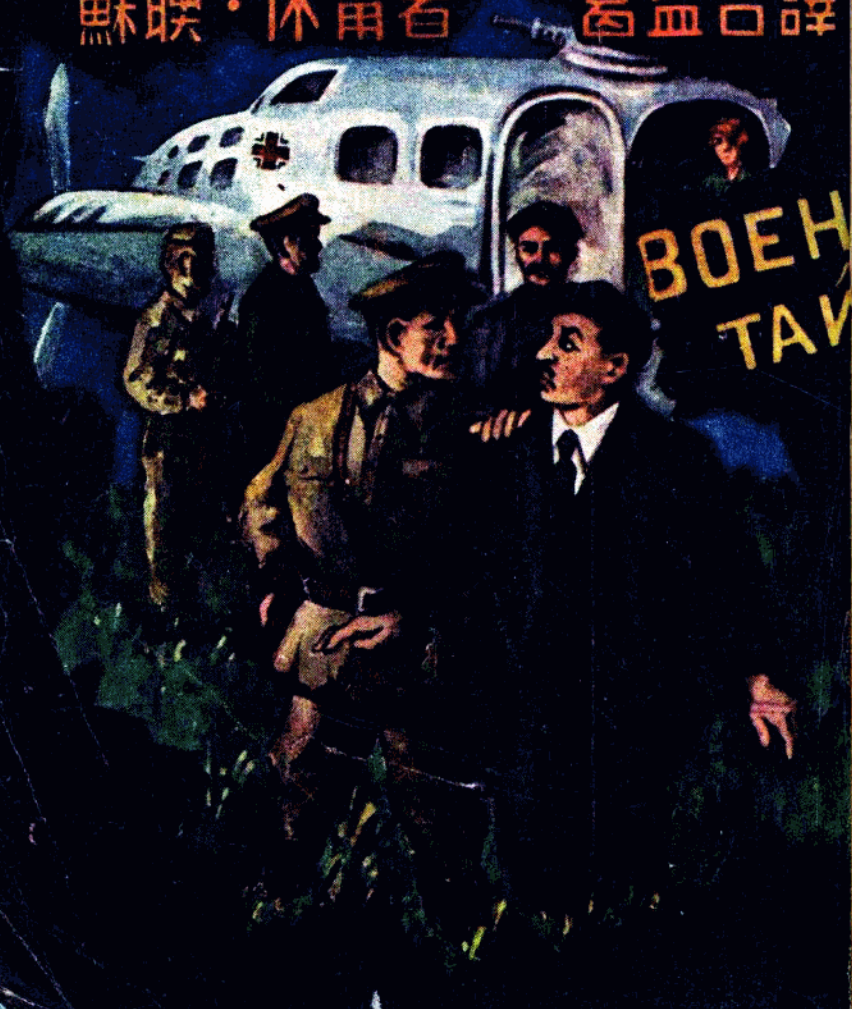


新軍事秘密

蘇聯·休甯著

葛益吾譯



蘇聯文藝叢

新軍事秘密

(ВОЕННАЯ ТАЙНА)

定價：人民幣六十五元

著者

休

寧

(Л.ШЕРИНИН)

譯者

葛

益

吾

出版者

一

知

書

店

發行者

一

知

書

店

上海四川中路三十三號五〇一室
電話：一五八七七

出版期 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

有版權★禁翻印

本書根據蘇聯全蘇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
委員會出版局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
九五〇年版譯成。

——譯者

書中人物

(以出現先後爲序)

尼古拉、華西里葉維區、李洪起葉夫——蘇聯工程師，新武器發明者。

瑪麗亞、雪爾蓋夫娜、蘇包娃——列寧格勒一位教授的妻子。

娜泰麗亞、米哈伊洛夫娜，奧雪尼娜——莫斯科一位醫生的妻子。

彼得洛尼斯古——職業間諜，爲德國人工作。

巴本達波洛——德國情報機關駐保加利亞蘇菲亞的間諜。

斯維里道夫上校——蘇聯炮兵旅司令官。

司蒂芬——偽幣製造家，爲德國人工作。

克拉許蓋——德國駐斯摩林斯克情報機關負責人。

許登蓋將軍——德國戰區司令官。

廖業——蘇聯炮兵少尉。

白赫曼契夫少校——蘇聯陸軍反間諜處工作人員。

彼得洛夫——伊凡諾夫省代表團的領導者，彼得洛尼斯古的化名。

維拉——青年團女團員，伊凡諾夫省代表團團員。

督娘——同上。

伊凡、葉哥里區——老無產階級者，伊凡諾夫省代表團團員。

雪爾蓋伊、菲特洛維區——農學專家，伊凡諾夫省代表團團員。

馬洛若夫少尉——蘇聯戰鬥機駕駛員。

拉爾契夫——莫斯科偵查機構偵查員。

彼得林高——蘇聯陸軍反間諜處工作人員。

菲特得夫——同上。

聶斯得洛夫中尉——蘇聯空軍飛行員。

一 途中的會見

李洪起葉夫因為這樣才醒的，他感覺到有人正用全神貫注的冷冷的目光瞧着他；可是在這國際臥車的車室裏，除了他自己外什麼人也沒有，門是照舊鎖好，上面的保安鍊發出使人安定的丁令聲。火車迅速地走着，輕敲着路軌的接縫處。在黑暗的窗外，夜好像在向什麼地方飛馳而去，風呼呼的響着，不時掠過避讓線和信號站上幽暗的燈光。電線桿在黑暗中模糊地閃過，好像在空中向人鞠躬致敬。

藍色的燈光微弱地照着這間車室，但這一點兒光亮、已足使李洪起葉夫確信在這房內祇有他一個人。

現在他已經不能再入睡了。剛才的驚恐——這樣突如其來的，強力地使他醒來的驚恐，至今還未消逝，按照他最近建立的習慣，他先要向牀頭摸索一下，檢查他的公文皮包是不是還在原處，皮包裏藏着幾張他所發明的新型大砲的圖樣和計算表。但他發現公文皮包仍在原處，房門還是照老樣鎖好，一點沒有特殊事情發現。雖然這樣，

李洪起葉夫仍舊清楚地感覺到、和那奇異的專注的目光確實有過接觸。

這種驚恐對於李洪起葉夫毫不新鮮。不久以前，他早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不安，他已覺得好像被什麼人毫不鬆懈地連續地暗中監視着。幾天以前，從莫斯科來了關於他所發明新式大砲即將試砲的消息，李洪起葉夫爲了這種大砲，已化費了二年的光陰，他開始研究還在戰事發生以前，因爲這種新式大砲含有特殊重要性，設計者在最後關頭，可能感到一種連續的深刻的不安，因此李洪起葉夫對於朋友來往特別謹慎，談話也加以抑制，過着嚴謹的生活，在廠裏包圍着他工作的人都經過仔細的審查，被選者都是他相知多年的，看起來好似無論在辦工時或在家裏都找不到可能發生不安的根據，但是他仍是無法把握住自己。

李洪起葉夫是在兩天前的晚上出發到莫斯科去的，因爲他接到緊急通知，在他的大砲初次試驗時，必需要他參加。他隨身只帶着最機密的圖表，這些圖表對於並未參與這件事和沒有其他圖表在手的人們是不會洩露什麼的。但是送行的廠長在握別時還對他附耳細語，務請他在車上不要忘記用保安鍊鎖好房門，同時專門部門的主任一定要他隨身帶枝手槍。

第一夜安靜地過去，李洪起葉夫在緊急通知下起程，不免感到許多麻煩，轉而使
他十分疲倦而入睡，睡得像年輕人那樣的沉熟和甜蜜，虧得廠裏理事會替他預定了一
間車室，他方才可以免做這些疲勞事情、像注意同車旅客以及隨時提高警惕等。

李洪起葉夫早晨醒來向窗外一望，知道火車已停在某一個車站上。他趕緊穿好衣
服，隨身帶着公文皮包，出外走上月台，但剛走出車廂，就想到要吸煙，同時記得他
的烟盒還留在車室裏，他就打開那扇從車上入口處通入走廊的門，忽然看見有個人影
從他的房裏直溜向車廂另一端去，他趕緊向自己的房裏跑去，那扇在一瞬時前給人急
速推開的房門，還在鉸鏈上擺動。可是在房內一切都安好，忘記了的烟盒安靜地在沙
發的絲絨墊子上閃爍發光，箱子也在老地方。李洪起葉夫走向窗口，除了看見安閑地
散步的旅客外，什麼人也不見，於是他跑向那影子失縱處的車廂的末端去，發現那裏
的門是鎖上的，他找到了車上的服務員，告訴他剛才有什麼人從他的房裏出去。

服務員很留神地聽完他的話，再向他注視了一會，好像注視一個明顯地飲酒過多
的人一樣。

——不會有像你看到的事，旅客同志，——最後，在他確信李洪起葉夫是絕對清

醒之後，這樣的說着。——可能是從睡夢中……但是通車廂末端的門隨時都關好的，走廊裏什麼人也沒有，至於行李請不必關心，在我們這裏是不會有人拿走的，即使晚上也有值班看守着，我們對於這方面是很嚴格的，要不要把牀鋪收拾起來還是再睡一會？

這件事發生後，驚恐始終沒有離開過李洪起葉夫。白天在這樣困倦和乏味中過去，快晚的時候，他走到走廊裏，看見了隔壁房內的兩位女客，她們是同他一起在乞拉平斯克上車的，內中有一位是老太太，在她過去曾經很漂亮的臉上有細紋。還有一位是年輕而美麗的女子，她們兩人是很明顯地在路上認識的：李洪起葉夫聽到他們互相談着她們自己。

老太太來自列寧格勒，她老是牽掛着留在那裏的丈夫，因為她已經很久沒有他的消息。另外一位女客則在安慰她。

——真的，用不到這樣的憂慮，——她很柔和地向來自列寧格勒的女客講。——要知道現在的郵政是怎樣的情形，為什麼老是向不好的方面去想？要是他發生什麼事，那裏會真的不通知你呢？最後你總會接到他從他工作地點來的信息，珍重你自

己，切不要無限制地哭泣，何況現在哭泣又毫無根據？

——我感覺到，從心坎裏感覺到，親愛的，——列寧格勒女客含着眼淚回答着。

——我的預感從來不騙我的，我恐怕他早已死了，我再也不能看見雪爾蓋伊，伯拉泰納維區了……我怎樣的勸他不要出門！不是嗎？他早已不是年輕人了，而身體又不好……但他什麼也不聽。他這樣的說，——瑪莎，我在工業專門學校裏渡過了四十個年頭，從來沒有離開本地而出過門。

——一聽到雪爾蓋伊·伯拉泰納維區的名字和工業專門學校連在一起之後，李洪起葉夫就注意傾聽起來，他早年在那個專門學校畢業，熟識這位担任材料強度講座的老教授雪爾蓋伊·伯拉泰納維區·蘇包夫。

——對不起，——他說，——但是我是無意中聽到你們的談話，你們講的是不是雪爾蓋伊·伯拉泰納維區·蘇包夫？我對他非常熟識的。

老太太驚奇似的向李洪起葉夫一看，然後親熱地問道：

——雪爾蓋伊·伯拉泰納維區·蘇包夫是我的丈夫。但你是怎樣認識他的呢？

——怎麼不？——李洪起葉夫愉快地回答着。——我不是在工業專門學校唸過書

麼！雪爾蓋伊·伯拉泰納維區是我的先生，同時也敢說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我那時在研究院攻讀也是他指導的，我叫李洪起葉夫。

——李洪起葉夫！——這位太太激動得叫起來了。——高略·李洪起葉夫？你是我的好朋友，根據雪爾蓋伊·伯拉泰納維區所講的，我對你已有非常清楚的認識，你不是他的得意門生嗎！他常常這樣的想起你……

開始了活潑的談話。尼古拉·華西里葉維區·李洪起葉夫和瑪麗亞·雪爾蓋夫娜——老太太的名字——開始同想到很久以前的往事，發現了不少雙方共同認識的人，最後又談到列寧格勒。

李洪起葉夫離開列寧格勒很久，已經多年沒聽到蘇包夫教授的消息，瑪麗亞·雪爾蓋夫娜告訴他說，她接到教授最後來信是在三個月前，從這時起，關於他的消息她什麼也沒有。李洪起葉夫盡力的安慰她，可是她仍反覆的說她已預感到事情的不妙。瑪麗亞·雪爾蓋夫娜替工程師介紹了同路女客娜泰麗亞·米哈伊洛夫娜，莫斯科一位醫生的妻子。娜泰麗亞·米哈伊洛夫娜在列寧格勒客人們專心於回想過去的時候，很機巧的走向一邊，此後三人一起到女太太們的房內，不一會就準備好了簡單的

晚餐，李洪起葉夫拿出了一瓶酒，一切結果都很美滿，瑪麗亞·雪爾蓋夫娜甚至當場變得年輕些，她變成一個又活潑又聰明的對話者，使李洪起葉夫非常喜歡她。娜泰麗亞·米哈伊洛夫娜也非常動人——是一個含羞，嫺靜，少講話的女子。

當李洪起葉夫向女太太們道過晚安回到自己的房裏時，已經夜間一點鐘了。這真是怪事，當他孤單地一個人時，這模糊而沉重的不安，又重新困住了他。他鎖上了門，抽完了一枝烟，想把早年學生時代的回憶在腦海中湧現一下，可是那驚恐還是不停的磨折着他。

我不懂我爲什麼這樣？——李洪起葉夫自己問自己。——這是神經過敏，還是操勞過度？還是真的有什麼不幸或者大禍會降臨到我身上？

最後，他還沒有回答自己這些問題就睡着了，睡得像時常在睡夢中驚醒的人們一樣，他們是不知道自己怎樣會醒的。

深夜，他又感到有不知誰的專注而強力的目光在注視着他而醒了，他坐着開始推想這注視他的視線究竟來自何處。他開了通走廊的門，但是走廊內一個人也沒有，盥洗室裏有輕輕的沙沙聲，這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極力避免使人聽見，走近盥洗室的

門，用力把門拉開，在門後靠近面盆處站着娜泰麗亞·米哈伊洛夫娜。

——看上帝面上，請你恕我，——她說，——我剛才想看看你有沒有睡，很可能我看你時把你弄醒，你有沒有「比拉米通」？瑪麗亞·雪爾蓋夫娜頭痛得利害，顯然的，她同你的會面刺激了她。

——抱歉得很，沒有，——李洪起葉夫回答着，接着立刻用安慰的口吻說，——也許會有，問問車上的服務員好不好？

——不要操心，好朋友，——從房裏傳來瑪麗亞·雪爾蓋夫娜無力的聲音，——我好像覺得好一點了，還是請你去睡罷，還有你，娜泰麗亞·米哈伊洛夫娜，也請去睡罷。

莫斯科除了用經常的熙熙攘攘和鳴鳴的汽車喇叭聲來迎接李洪起葉夫外，還添了一種新的緊張的外表。在路上有不少的軍人，急急忙忙的不知向何處跑去，他們大都像有什麼心事，甚至有幾個竟面有愁色。

車站旁有人民委員部派來的汽車等着李洪起葉夫，他就向同路女客們說願意用汽車送她們一下，娜泰麗亞·米哈伊洛夫娜沒有接受，因為她有親屬來接她，而瑪麗

亞、雪爾蓋夫娜則請求送她到「莫斯科」大旅館去，因為她希望在那裏居住，在這家旅館裏，李洪起葉夫已定好了房間。

在旅館裏，這位設計家同瑪麗亞、雪爾蓋夫娜握別，他們約好互相再打電話。李洪起葉夫長途跋涉，先洗了一次臉，然後走到街上，搭車到人民委員會部，在那裏早有
人等着他。

二 試驗

試炮在早晨十點正開始，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個打靶場舉行。快到十點鐘時，在場裏集合的有人民委員部的代表，幾位炮兵將官，及承造那尊作試驗用大炮的兵工廠裏的工程師和工人們。

李洪起葉夫比別人到得早，他指導着炮手們，同時親自把炮上儀器及機件檢驗一遍，在前一天李洪起葉夫整天的消磨在工廠裏，不可能再仔細的檢驗那尊大炮，爲了工程師把炮座某一部份不用黃銅而用不銹鋼製造，他就同他們鬧了一場，鬧得毫無意義，因爲這點對於大炮的威力毫不發生任何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李洪起葉夫是這樣的熱望，他要新出品的大炮除了各種特點外，還要外表好看。

最後，這望眼欲穿的愉快而興奮的時刻終於到來，大家聚集在大炮旁邊，談話聲靜下去了。李洪起葉夫把炮衣褪去，巨大的灰色的炮筒很森嚴的對着遠方的地平線。在場諸人中有一人向炮管裏張望，爲的是要看一看裏面的來復線，他一聲不響的搖搖

頭說：炮筒裏什麼線也沒有。

——這是完全另外的一套原理，將軍同志。——尼古拉·華西里葉維區看出了將軍的疑惑不解就微笑着說。——允許我開始好不好？

——請罷，我們就開始，——人民委員部的代表說。

除了李洪起葉夫外，大家都走離大炮，他就把控制鈕按了一下，裝在帶子上的炮彈，像工廠裏在製造過程中應用的輸送帶一樣，帶着輕輕的沙沙聲，很迅速的向大炮上已打開的彈倉中輸送。

一秒鐘後，奇異的像火的圓球，帶着悲慘的軋軋聲飛向天空，在隆隆聲中，只見火光閃閃滿天爆炸着。在深紅色的火焰中，炮彈爆炸又引起了無數的閃光，好像火舌一樣，再接再厲的增加着，佈滿了整個的地平線。

大炮炮筒受到反座力而後退，隨着又前進恢復原狀，發出一批批新的炮彈，這樣一來一往的動作，好像活動的一樣。

幾分鐘後，分散在離大炮三公里外的射擊目標，已告全部摧毀。

李洪起葉夫站着，面色灰白，兩眼望着自己的新出品，他愛這尊大炮——他的設

計天才的果實，在這果實裏，很和諧的結合着蘇維埃的物理化學和發射學的成就。

當一切靜下來的時候，試驗委員會的委員們都走向李洪起葉夫。他們受到這樣的刺激和顫動，沒有一個人願意用普通的話來向他道賀，他們給笨拙的靜默籠罩着有一分鐘之久，可是李洪起葉夫自己還沒有注意到，他正全神貫注在思考中。好像一切具有特殊才幹的人一樣，他從來沒有對他的成就感到滿意，而現在，當他確信大炮的良好效能之後，已經想到怎樣再把炮的發射率增加到二倍，三倍、甚至好幾倍。

最後有一位將軍走近李洪起葉夫，不作一聲的抱着吻他。

——謝謝你，——他說得很輕好像耳語一樣。——我在炮兵隊裏服務已經有四分之一世紀，但直到現在還沒有見過這樣的炮，而且聽也沒有聽見過，我再承認我從來沒有夢想過竟有這樣的炮。

他然後向其餘的人說：

——我想這次試驗可以認為已經完畢，目前主要的就是把這種炮迅速地分批大量製造。

在回到城裏去的路上，和李洪起葉夫同車的有一位人民委員部的工程師，他忽然